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十六卷

### 以酒致禍

梁祖圖霸之初，壽州刺史江彥溫以郡歸我，乃遣親吏張從晦勞其勤。而從晦無賴，酒酣，有飲徒何藏耀者與之偕，甚昵，每事誤稟從晦。致命於郡，彥溫大張樂，邀不至，乃與藏耀食於主將家。彥溫果疑恐曰：「汴王謀我矣。不然，何使者之如是也？」乃殺其主將，連誅數人，而以狀白其事。既而又疑懼曰：「訴其腹心，亡我族矣。」乃自縊而死。梁祖大怒，按其事，腰斬從晦，留藏耀，裂其資，械斬於壽春市。

葆光子曰：「後唐明宗皇帝時，董璋據東川，將有跋扈之心。於時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梓潼。仁矩比節使下小校，驟居內職，性好狎邪。元戎張筵，托以寒熱，召之不至，乃與營妓曲宴。璋聞甚怒，索馬詣館，遽欲害之。仁矩韉足端簡迎門，璋怒稍解。他日作叛，兩川舉兵，並由仁矩獻謀於安重誨之所致也。」

### 蜀使洪飲

梁太祖初兼四鎮，先主遣押衙潘岍持聘。岍飲酒一石不亂，每攀燕飲，禮容益莊，梁祖愛之。飲酣，梁祖曰：「押衙能飲一盤器物乎？」岍曰：「不敢。」乃簇在席器皿，次第注酌。岍並飲之。岍愈溫克。梁祖謂其歸館，多應傾瀉因臥，俾人偵之。岍簪笏，稱所得酒器，滌而藏之。他日，又遣押衙鄭瑣持聘，梁祖問以劍閣道路，瑣極言危峻。梁祖曰：「賢主人可以過得？」瑣對曰：「若不上聞，恐誤令公軍機。」梁祖大笑。此亦近代使令之美者也。

### 朱瑾殺兇

朱瑾之據兗州，梁祖攻之未克。其從父兄齊州刺史瓊先降，與瓊同詣壁下以曉之。瑾乃遣都虞候胡規出獻款曰：「兄已降，願貸瑾不死，請以鎮委吏。」既而啟延壽門，陳牌印於笥曰：「兄來，請先奉此。」梁祖命瓊受之，葛從周疑詐，選勇士孫少迪等仗劍以馭。瓊曰：「彼力屈，不足疑。」瓊進前受印籥，瑾單馬，曰：「兄獨來，密語耳。」始相及，瑾令驍卒董懷進勾曳瓊墜馬，乃發所匿刃殺瓊，勾戟突出牽入之。須臾，城上鼓噪，擲瓊首於墀也。我軍失色，梁祖哀憫久之，斬軍謀徐厚，署瓊弟玘為齊州防禦使，恩禮殊厚。瑾竟棄城投揚州。

### 馬景設詐

梁祖宿兵岐下以迎昭宗，敵壘尚堅，且思班退。親從指揮使高季昌抗言曰：「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載矣，今奸黨已窘，更少俟之。」季昌乃密募人入岐為告事者。有騎卒馬景應命。因朱友倫總騎軍且至，將大出兵逐。景請其時給駿駟，雜所出隊中，許里，躍馬西逸，叩岐闔，以軍怨東遁為告，且言列寨留卒尚萬，俟夕將逝，宜速掩之，當落我機內矣。然是往也，決無生理，願錄其妻孥。梁祖憐然止其行，景固請，乃徇之。

明日軍出，諸寨屏匿如無人，不里，果風騎卻走，岐人納之。不失厥料，岐軍啟兩扉悉眾來。我師宿已秣馬飽士，中軍一鼓，百營俱進，大破岐軍，不存三四焉。李茂貞喪膽，昭宗降詔還京，始遂奉迎矣。功歸高公，而馬景妻孥倍加軫恤。且解揚以守正為忠，不顧其身也。馬景以死命行詐，非圖身也，人之難事，唯景有之。

### 朱延壽妻王烈女

宣州田頴、壽州朱延壽將舉軍以背楊行密，請杜荀鶴持箋詣淮都。俄而事泄，行密悉兵攻宛陵，延壽飛騎以赴，俱為淮軍所殺。延壽之將行也，其室王氏勉延壽曰：「願日致一介，以寧所懷。」一日，介不至，王氏曰：「事可知矣。」乃部分家僮，悉授兵器，遽闔州中之扉。而捕騎已至，不得入。遂集家僮、私帛帑，發百燎，廬舍州靡焚之。既而稽首上告曰：「妾誓不以皎然之軀，為仇者所辱。」乃投火而死。古之烈女，無以過也。

### 木星入斗

唐乾符中，荊州節度使晉公王鐸，後為諸道都統。時木星入南斗，數夕不退。晉公觀之，問諸：「知星者吉凶安在？」咸曰：「金火土犯斗即為災，唯木當應為福耳。」咸或然之。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，精通曆數，謂晉公曰：「唯斗帝王之宮宿，唯木為福神，當以帝王占之。然則非福於今，必當有驗於後，未敢言之。」它日，晉公屏左右密問，岡曰：「木星入斗，帝王之兆。木在斗中，『朱』字也。」識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，或言將來革運，或姓裴，或姓牛，以為「裴」字為緋衣，「牛」字著人即「朱」也。所以裴晉公度、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。李衛公斥《周秦行紀》乃斯事也。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？

### 木中異文

梁開平中，潞州軍前李思安奏：「壺關縣庶穰鄉人因伐樹倒，分為兩片，內有六字，皆如左書，曰：『天四口載石進。』」乃圖其狀以獻。仍付史館。爾後唐莊宗皇帝自晉王登位，以為應之。中間石氏自並門受國，稱晉朝。湖南馬希範解釋此字，表聞焉。

### 薛貽矩畫贊

梁相國薛貽矩，名家子，擢進士第，在唐至御史大夫。先是，南班官忌與北司交通。天復中，翦戮閹官，貽矩嘗與韓全誨等作寫《真贊》，悉紀於內侍省屋壁間，坐是謫官。它日，齋唐帝命禪於梁，仕至宰相。

### 春磨寨

黃巢自長安遁歸，與其眾屯於陳、蔡間澗河，下寨連絡，號「八山營」。於時，蔡州秦宗權懼巢，以城降之。時既饑乏，野無所掠，唯捕人為食，肉盡繼之以骨，或碓搗，或磑磨，咸用充饑。天軍四合，巢軍不利，其黨駭散，頻為雷電大雨淹浸其營，乃與妻孥昆弟奔於太山狼虎谷，為外甥林言斬首送徐州，時溥下裨將李師銳，函首送成都行在也。

## 梁祖脫難

梁祖親征鄆州，軍次衛南。時築新壘土工畢，因登眺其上，見飛鳥止於峻堞之間而噪，其聲甚厲。副使李璠曰：「是烏鳥也，將有不如意之事。」其前軍朱友裕為朱瑄掩撲，拔軍南去。我軍不知，因北行。遇朱瑄軍來迎，梁祖策馬南走，入村落間，為賊所迫，前有溝坑，頗極深廣。匆遽之際，忽見溝內蜀黍稗積以為道，正在馬前，遂騰躍而過，因獲免焉。副使李璠、都將高行思為賊所殺，張歸宇為殿騎，援戈力戰，僅得生還，被□四五箭。乃知衛南之烏，先見之驗也。

## 梁祖夢丁會

丁會為昭義節帥，常懼梁祖雄猜，疑忌功臣。忽謂敬翔曰：「吾夢丁會在前祇候，吾將乘馬欲出，圍人以馬就臺，忽為丁會跨之以出。時夢中怒，叱喝數聲，因驚覺。甚惡之。」是月，丁會舉潞州軍民歸河東矣。

## 殿棟折墜

梁祖末年，多行誅戮。一夕，寢殿大棟忽墜於御榻之上。初，聞土落於寢帳上，乃驚覺。久之，又聞有小木墜於帳頂間，遂懼然下牀。未出殿門，其棟乃墜。遲明，召諸王近臣令觀之，夜來驚危，幾不相見，由是君臣相泣。又曰：「驚憂之時，如有人引頭於寢閣門內云：『裡面莫有人否？』」所以匆忙奔起。得非宮殿神乎？」

它日，又游於大內西九曲池，泛鷁舟於池上。舟忽傾側，上墮於池中。宮嬪並內侍從官並躍入池，扶策登岸，移時方安。爾後發痼疾，竟罹其子郢王友珪弑逆之禍。舟傾棟折，非佳事也。

## 梁祖圍襄強事

梁祖末年，用軍不利，河北數鎮，不順其命。一旦躁撓，堅要親征。師次深州界，遂令楊師厚分兵攻襄強縣，半泅旬方拔其壘。是邑也，池隍堅牢，人心獷悍，晝夜攻擊，以至疲竭。既陷之日，無少長皆屠之。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，李周彝收於部伍間。乃謂周彝曰：「請一劍，願先登以收其城。」未許間，忽然抽茶擔子揮擊，周彝頭上中擔，幾仆於地。左右乃擒之。元是襄強城中遣來令詐降，本意欲窺算梁軍招討使楊師厚，斯人不能辨，誤中周彝。是知河朔之民，勇勁如此。

## 仇殷召課

梁司天監仇殷，術數精妙，每見吉凶，不敢明言。稍關逆耳，秘而不說，往往罰俸。蓋懼梁祖之好殺也。梁自昭義失守，符道昭就擒，柏鄉不利，王景仁大敗，皆為太原節使嗣晉王李存勗之所挫也。方懷子孫之憂，唯柏鄉狼狽，亦自咎云：「違犯天道，不取仇殷之言也。」